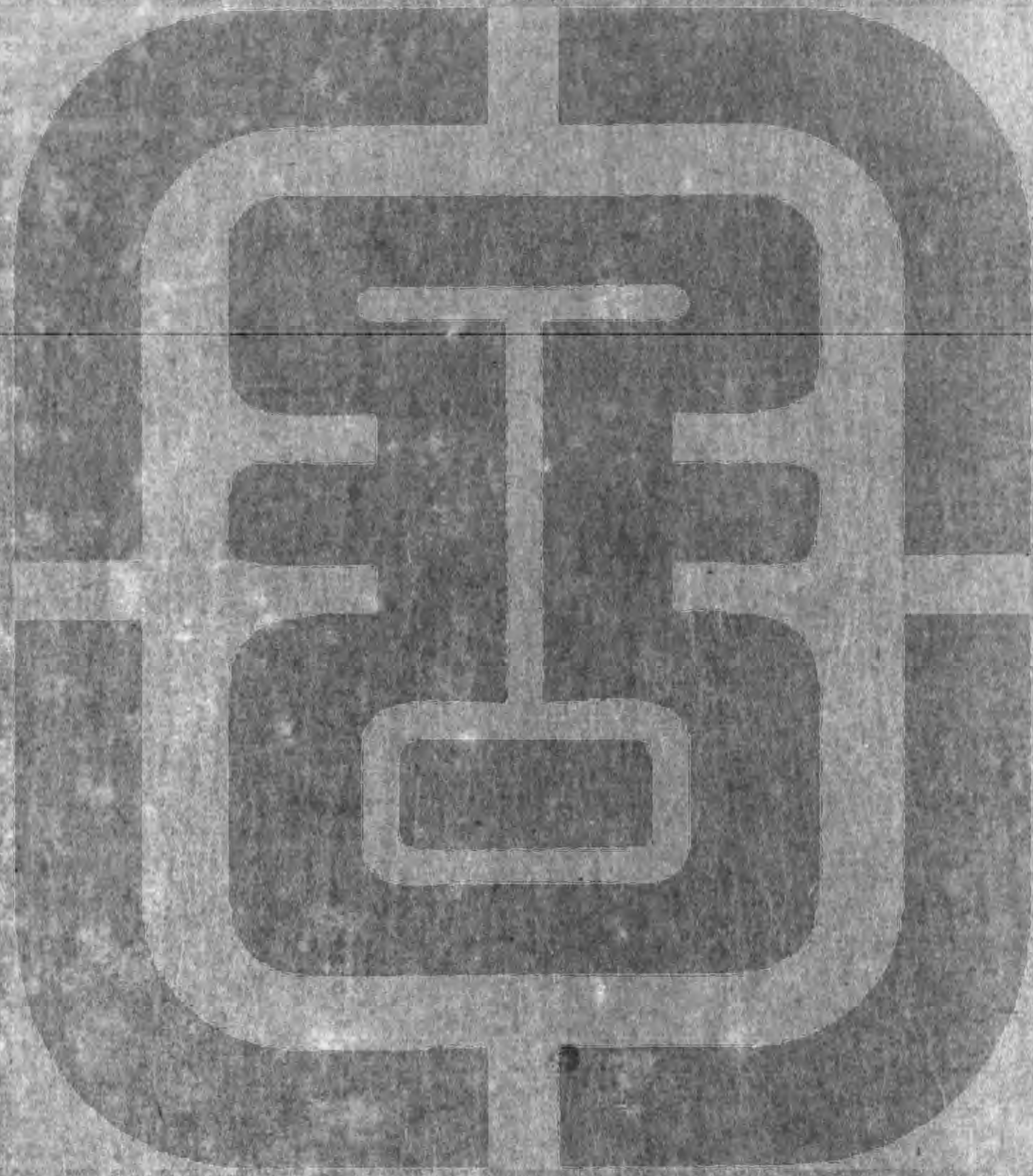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工藝部五

書中



王右軍題衛夫人筆陣圖後曰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稍也  
墨者鎗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  
也結構者謀畫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  
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于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  
仰平直振動令筋脉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  
狀如篋子便不是書但得其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此書翼  
鍾繇之弟子乃咄之翼三年不敢見繇潛心改跡每畫一  
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爲之  
衛夫人筆陣圖曰若初學書先須入書不得從小善鑒者  
不寫善寫者不鑒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墨猪多

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二從其消息而用之  
王僧虔論書曰王平南廩是右軍之叔自過江東右軍之  
前唯廩爲最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

又曰中書令王珉筆力過於子敬書舊品云有四疋素絹  
朝操筆至暮便竟首尾如一又無誤字子敬戲云第書如  
騎驟駃騠常欲度驂驪前

又曰鍾公之書謂之盡妙鍾有三牀一日銘石書妙者也  
二曰章程書傳小學祕書教者也三日行押書是者也三  
法皆世人所善

虞龢論書曰晉謝奉起廟悉用棊材右軍取柿書之滿林  
奉收得一大簣子後往謝奉爲說右軍書甚佳而密已  
削作數十棊板請子敬書之亦甚佳奉並珎錄後子霞分  
半與相玄用履爲揚州主簿餘一半孫恩破會稽略以之

海百二十

又曰晉時有一好事少年故作精白紗襪衣着詣子敬子  
敬便取書之草正諸體悉備兩袖及襪略同少年覺王左  
右有陵奪之色掣襪而走左右果逐之及門外鬪爭分裂  
少年纔得一袖耳

梁武帝觀鍾繇書法曰子敬不迨逸少猶逸少不迨元常  
學子敬者如畫虎也學元常者比畫龍也  
又曰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書緩弱點掣短則法  
擁腫點掣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橫畫疎則形慢拘則乏  
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肉無力少墨浮澁多墨笨

鈍此並任之自然之理也  
庾元威論書曰余爲書十牒屏風書作十體閒以采墨當  
時衆所驚異自余絕筆唯留草本而已其百體者懸針書

垂露書秦望波家書金鵲書玉文書鵠頭書虎爪書倒薤  
書偃波書幡信書制書列書日書月書風書雲書科斗書  
署書胡書蓬書相書天竺書轉宿書一筆篆一筆隸飛白  
章草古文隸橫書楷書小科隸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鍾  
鼓隸龍虎篆鳳魚篆麒麟篆仙人篆科斗篆雲篆蟲篆魚  
篆鳥篆龍篆龜篆虎篆鸞篆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  
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魚隸鳥隸龍隸龜隸虎隸鸞隸龍文  
書龜文書鼠書牛書龍書虎草書兔書龍草書蛇草書馬  
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已上皆采色其外復有大篆  
小篆銘鼎摹印刻符石經象形篇章震書到書反左書等  
及九體書所謂縑素書簡奏書牋表書行狎書檄書蒿書  
半草全草書此九法極真草之次第焉刪捨之外所存猶  
一百二十體

表昂古今書評曰王右軍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者  
爽爽有一種風氣王子敬書如河洛間少年雖皆充悅而  
舉體蹉跎殊不可耐羊欣書如大家婢爲夫人雖處其位  
而舉止羞澁終不似真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徒好尚  
風範終不免寒乞阮研書如責胄失品次不能復排突其  
賢王儀同書如晉安帝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思施吳興  
書如新亭僧父一往見似揚州人其語硬音態出陶隱居  
書如吳興小兒形雖未成長而骨髓甚駿快殷鈞書如高  
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滋韻終乏精味袁山松書如深山  
道士見人便欲退縮蕭子雲書如春初望山林花無處不  
發曹喜書如經論道人無絕不言崔子玉書如危峯阻日  
孤松一枝有絕整之意師宜官書如鵬羽未息翩翩自逝  
韋誕書如龍威虎振劔拔弩張蔡邕書骨氣風遠爽爽爲

神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外殊妙少實多奇邯鄲淳書應  
規入矩方圓乃成張伯英書如漢武帝愛道憑虛欲仙索  
靖書如飄風忽舉鷲鳥下飛皇象書如歌聲繞梁琴人捨  
揮衛常書如插花美人舞笑鐘臺孟光祿書如崩山絕崖  
人見可畏張芝驚奇鍾繇特絕逸少鼎能獻之冠世四英  
共類洪芳不滅羊真孫草蕭衍范篆各一時妙絕鍾繇書  
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行開希密實亦難過蕭思話書走  
墨連綿字勢加強若龍跳淵門虎臥鳳闕薄紹之書字勢  
蹉跎如舞妓低矚仙人慵樹言其大品亦不備其奇矣其  
江式論書表曰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  
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  
又曰漢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  
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大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

李嗣真書後品曰蟲篆者小學之所宗草隸者士人之所  
尚近代君子故多好之或時有可觀耳

武平一徐氏法書記曰梁大同中武帝勅周興嗣撰千字  
文使溫鐵石摹次羲之之迹以賜八王  
徐浩論書曰初學之際宜先筋骨筋骨不立肉何所附用  
筆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  
焉字不欲踈亦不欲密亦不欲大亦不欲小小展令大大  
蹙令小踈肥令密密瘦令踈斯其大經矣筆不欲捷亦不  
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豎不令半峻不使傾捷則須定  
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亦欲其平其春三月三日  
徐浩古跡記曰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  
小玉真跡勅賜十二卷大小各半軸楚客遂裝作十二  
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爲脚大會貴要張以示

之時薛稷崔湜盧藏用廢食歎美復不宴樂  
何延之蘭亭記曰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耶王  
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蟬聯美胄蕭散名賢雅  
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暮春三月三日嘗  
遊山陰與太原孫綽興公廣漢王彬之并逸少凝徽操之  
等四十有一人修袂褰之禮揮毫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  
紙鼠鬚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  
字字有重者皆構別體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  
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適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  
千本終無如袂褰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寶重此書留  
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右軍第五子徽之之後  
掌其書爲蕭翼給而取之  
又曰右軍孫僧智永常居永欣寺閣上臨書所退筆頭置

之於大竹簾簾受一石餘而五簾皆滿凡三十年於閣上  
臨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餘本浙江東諸寺各施一本  
今有存者猶直錢數萬

張懷瓘書詁曰文質相法立其三古貴賤殊品置其五等  
三古者篆籀爲上古鍾張爲中古羲獻爲下古

又曰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其玉小商則重其金  
膚淺之人多任其耳但知王書爲最真草一概略無差殊  
張懷瓘二王等書錄曰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元帝將降其  
夜乃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并大小二王跡遣後閣舍人  
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斫柱乃歎曰蕭世誠遂至於  
此文武之道今夜窮乎歷代祕寶並爲煨燼矣

張懷瓘議書曰其真書逸少第一元常第二世將第三子  
敬第四士秀第五文靜第六茂猗第七其行書逸少第一

子敬第二元常第三伯英第四伯玉第五季琰第六勣和  
第七茂奴第八安石第九章草子玉第一伯英第二勣安  
第二伯玉第四逸少第五北秀第六子敬第七休明第八  
其草書伯英瓶立規範得物象之形靡造化之理然其法  
太古質不割斷以此爲少也推輪草意之妙後學得漁  
獵其中宜爲第一叔夜第二子敬第三處冲第四世濟第  
五仲荆第六士秀第七逸少第八是草一辨辨其法  
張懷瓘敘書法曰太宗自真草書屏風以示羣臣筆力道  
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功非急務時或留  
心猶勝弃日此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  
韋述書法記曰太宗貞觀中搜訪王右軍等真跡出御府  
金帛重爲購賞由是人間古本紛然畢進  
書斷曰鍾繇字元常尤善書師曹喜蔡邕劉德昇真書尤

妙乃過於師剛柔備矣點畫之間多有異趣雖神明不備  
可謂幽深無際而古雅有餘秦漢已來一人而已求其盡  
善盡美則狐裘而有羔袖其行書羲之之亞篆書則索衛  
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

又曰晉韋昶字文休太元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  
並欲使王獻之隸書題榜獻之固辭乃使劉瓌以八分書  
之後又使文休以大篆改八分焉或問王右軍父子書君  
以爲如何答曰二王自可謂能未足知書也  
又曰妙則筆王子敬得其筆歎爲絕世  
又曰晉薄紹之字敬叔丹陽人也官至給事中善書憲草  
小玉風格秀異若干將出匣光芒射人  
書斷曰晉太元中新起太極殿謝安欲使子敬題榜以爲  
萬代寶而難言之乃說韋仲將題陵雲臺事子敬知其旨

乃正色曰仲將魏室大臣寧有此事使其若此知魏德之不長安遂不之逼

又曰齊王僧虔善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之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  
梁蕭子雲字景喬小篆草行諸體兼備而矧造小篆飛白意趣飄然點畫之際有若騫舉妍妙至極難與比肩故歐陽詢云飛白鳥巾冠世其後逸少子敬又稱妙絕乃余飛而不自蕭子雲輕濃得中蟬翼掩素遊霧崩雲可得而語其真書初學子敬晚師元常及其暮年筋骨亦備名蓋當世舉朝效之

又曰梁庾肩吾云張功夫第一天然次之鍾天然第一功夫次之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鍾功夫過之懷瓘以爲杜度章草並無所師鬱然靈變爲後世楷則此

乃天然第一也及有道變杜君章體以至草聖天然所資理可度矣池水盡墨功亦至焉隋永欣寺僧知果會稽人也煬帝甚善之工書嘗謂永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骨夫筋骨藏於膚肉山水不厭高深

書斷曰唐褚遂良善書少則伏膺虞監長則祖述右軍真書甚得其媚趣若瑤臺青瑣皆映春林美人嬋娟似不任乎羅綺鈿華婢約則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卽居二公之後

書斷曰唐高正臣善書廣平人也嘗爲人書十五紙人或戲換其五紙又令示高再看不寤客曰有人換公書高乃審詳之得其三紙客曰猶有在高又觀之竟不能辨又曰唐宋令文河東陝人也官至左衛郎將奇姿偉麗身有三絛畫書力尤於書備兼諸體偏意在草焉



王隱晉書曰荀勗領秘書監始書師鍾明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勗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別在祕書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明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八

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園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採乎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放象是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九

工藝部六

書下

古文

隸書

章草書

篆書

草書

行書

八分書

飛白書

古文

王隱晉書曰荀勗領秘書監始書師鍾明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勗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別在祕書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明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頡首有四目通於神明仰觀奎星園曲之勢俯察龜文鳥跡之象採乎衆美合而爲字是曰古文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放象是

也夫文字者摠而為言包意以名事也分而為義則文者  
祖父字者子孫得之自然備其文理象形之屬則為之文  
因而滋蔓母子相生形聲會意之屬則謂之字字者言孳  
乳浸多也題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舒也紀也  
又曰魏衛凱字伯儒河東安定人官至侍中尤工古文筆  
跡精絕魏初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伯儒寫淳古文尚書  
以示淳淳不能別

章草書篆書

漢書曰元帝善史書

史籀所作大篆籀音紂

篆籀音紂

續漢書曰靈帝置鴻都門諸生能為尺璧賦及以工書鳥  
篆相課試至千人焉

魏略曰邯鄲淳善蒼頡蟲篆許氏字指

後魏書曰竇遵善楷篆北京諸碑及臺殿樓觀門題多其

書也

書斷曰秦李斯妙篆始省改之為小篆著蒼頡篇七章雜  
帝王質文世有損益終以文代質漸就澆醜則三皇結繩  
五帝畫象二王肉刑斯可況也古文可為上古大篆為中  
古小篆為下古三古謂之質草隸謂之華妙極於華者羲  
獻精窮於質者籀籀籀史斯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  
斯書其文今泰山繹山及秦望等碑並其遺迹謂國之偉  
寶百世之法式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

書斷曰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也或云柱下史始  
變古文或同或異謂之為篆篆者傳也傳其物理施之無  
窮甄鄴定六書三曰篆書八體書法一曰大篆又漢書藝  
文志史籀十五篇蓋此也  
又曰呂氏春秋云蒼頡造大篆非也若蒼頡造大篆則置

古文何地即籀篆蓋其子孫是也  
又曰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異同籀文謂  
之小篆亦曰秦篆曰篆書八分書  
蔡邕篆勢曰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象龜文或化龍鱗紆  
體放尾長翅短身延頸脅翼勢似凌雲  
唐書曰張廷珪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  
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甚為時人所重  
世論曰安定梁鵠字孟皇善八分書太祖使書信幡宮門  
榜題畫梁鵠二子肉體潤滑可謂古文之冠  
書斷曰八分書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也  
又曰後漢師官南陽人也靈帝好書徵天下工書於鴻  
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

寸十言甚於其能而性嗜酒或時空至酒家因書壁以履  
之觀者雲集酤酒多售

### 隸書

吳志曰張昭字子布善隸書  
晉書曰王羲之尤善隸書為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  
為飄若遊雲矯若驚龍深為從伯敦導之所器重  
晉中興書曰李充字弘度母衛氏廷尉展之妹也充少孤  
母聰明有訓又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充從兄咸亦  
善書  
沈約宋書曰文帝善為隸書  
又曰羊欣字敬元長隸書父不疑初為烏程令欣年十二  
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  
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亦善也

齊書曰王僧虔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  
逾于勅又當恭雅過之其後文惠太子使顧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  
齊書曰周顒少往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常散隸書  
法學之甚能文惠太子使顧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  
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三國典略曰周自石縣男趙文深以題榜之功除魏興郡  
守文深字德本南陽宛人也少學楷隸有鍾王之則當時  
書唯文深及真傳而已王褒允善書文深慙恨形於言色  
後知好尚難及改習褒書音無所成轉被譏誚謂之學步  
邯鄲焉至於碑榜人莫之逮褒亦推之宮殿樓閣皆其迹  
也世宗令至江陵書景福寺碑蕭管觀而美之  
陳書曰蕭引善隸書爲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  
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

羽毛耳

唐書曰薛稷好古博雅尤工隸書自貞觀永徽之際虞世  
南褚遂良時人宗其書跡自後罕能繼者稷外祖魏徵家  
圖籍多有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筆勢道麗當時無及之  
者

書斷曰隸書者秦下邳人程邈所作也邈字元岑始爲縣  
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獄中覃思十年益小篆方圓而  
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爲御史以奏事煩多篆  
字難成乃用隸書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

又曰和帝時賀勣撰滂喜篇以蒼頡爲上篇訓纂爲中篇  
滂喜爲下篇所謂三蒼也皆是隸字寫之隸法由茲而廣  
酈善長水經注曰臨淄人發古冢得棺前和外隱起爲隸  
字言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餘同今書

證知隸字出古非始於秦也  
 成公綏隸勢田蟲篆既繁草藁近偽適之中庸莫尚於隸  
 東觀漢記曰北海靜王睦善草書臨病明帝驛馬令作草  
 書尺牘首焉  
 范曄後漢書曰張超並善於草書妙絕時人  
 魏志曰劉廙轉五官將文學文帝器之命廙通草書  
 晉書曰王獻之時議者以為羲之草書江左中朝莫有及  
 者獻之骨力遠不及父而媚趣過之  
 又曰衛瓘字伯玉與尚書郎殷焯索靖俱善草字時人號  
 之一臺之妙漢末張芝芝字伯英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之  
 筋靖得伯英之肉  
 北齊書曰趙仲舒善草隸雖與弟書字皆楷正云草不可

不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若當家卑幼又恐其疑  
 三國典略曰蕭子雲齊豫章文獻王之子有文學工草書  
 與兄子顯子昭齊名少子特又善書梁武帝稱之曰子敬  
 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其父  
 陳書曰文帝時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獲晉右軍將  
 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祕  
 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章草甚得  
 右軍之法伯茂始  
 唐書曰賀知章善草書好事者供其牋翰每紙不過數十  
 字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與知章相善而好酒每醉  
 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變化無窮若有神助時人號為張  
 顛

顯與顯同顯太尉  
 三輔決錄曰趙襲字元嗣為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

玉以工草稱於前世襲與羅暉亦能草頗自矜誇故張伯  
英與襲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常有  
餘張豈非草書日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  
垂下非河雒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煩冗戰  
攻並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隸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  
指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學草者不思其簡易之旨直以爲  
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鄙亂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  
籀竟以杜崔爲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  
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崔張子皆有  
超俗絕世之才博學餘暇遊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爲務  
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具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  
丸墨領袖如阜屑齒常黑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

見觥蘇來切角中骨也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爲字無益工拙亦效  
頻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

玉右軍自敘草書勢曰昔秦時諸侯爭長簡檄相傳望烽  
走駟正以篆隸之難不救其速遂作赴急之書蓋今草書  
也其先出自杜氏以張爲祖以衛爲父索范者伯叔也二  
王父子可謂兄弟薄爲庶息羊爲僕隸目而敘之亦不失  
倉公觀鳥跡之意抑體有疎密意有倜儻或有飛走流注  
之勢驚竦峭絕之氣滔滔閑雅之容卓犖調宕之志百體  
千形而呈其巧豈可一槩而論哉

書斷曰如淳云作起草爲藁姚察曰草猶麤書爲本曰藁  
蓋初文議出於此草書之先因於起草  
又曰晉王逸少妻郗氏甚工書七子獻之最知名玄之凝  
之微之操之並工草書凝之妻謝蘊有才華亦善書甚爲

君舅車馬獻之尤善草書幼學於父次習於張尔後改變  
制度別制其法率爾師心冥合天矩觀其逸志莫之與京  
齊謝朓字玄暉風華黼藻當時獨步書甚有聲草殊流美  
亦猶薄暮川上則餘霞照人晚春林中則飛花滿目宋蕭  
思話工書學於羊欣得其草妙崗連盡望勢不斷絕雖無  
奇峯壁立之秀可謂有巧矣表昂云羊真孔草蕭行范篆  
各一時之妙也

王父于何贈飛白書

宋書曰王僧虔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壁曰圓行  
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墮引之不已  
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此座右銘

唐書曰劉洎除散騎常侍洎性疎俊敢言太宗工王羲之

書尤善飛白嘗宴三品已上於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字

賜羣臣或乘酒爭取於帝手洎登御座引手得之皆奏曰  
洎登御牀罪當死請付法帝笑而言曰昔聞婕妤辭輦今  
見常侍登牀

馬周太宗嘗以神筆賜周飛白書曰鸞鳳凌雲必資羽翼

股肱之寄誠在忠良

高宗爲飛白書以賜侍臣賜戴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賜

郝處俊曰飛九霄假火翮賜李玄敬曰資啓沃罄丹誠

大業拾遺曰大業年煬帝將幸江都命越王侑留守東都

宮女半不隨駕爭泣留帝攀車惜別指血染鞅帝不迴因

飛白題二十字留賜宮妓云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但

留顏色在離別只今年

唐會要曰貞觀十八年五月端午太宗爲飛白書作鸞鳳

虬龍等字筆勢驚絕謂司徒長孫無忌吏部尚書楊師道

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朕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庶  
動清風以增美德八平正書斷曰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並  
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勁大字宜輕微不  
滿名爲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案漢  
靈帝嘉平年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  
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墜帚成字心有悅焉  
歸而爲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宮閣其體有二勑  
法於八分窮微於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  
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無法書要錄曰飛白本是宮殿八分之輕者全用指法吳時  
張弘好學不仕常着烏巾時人號爲張烏巾此人特善飛  
白能書者鮮不好之

晉書曰王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嘗以  
草草荅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  
草十紙過江顛損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荅  
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魏書斷曰草草書漢黃門令史史游所作也衛常李誕並云  
漢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誰蕭子良云草草者漢齊相杜操  
始變藁法非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  
體隸書之漢俗簡惰漸以行之是也隸又曰索靖字幼安善章草出於韋誕峻險過之有若山形  
中裂水勢懸流雪嶺孤松冰河危石其堅勁則古今不逮  
後漢徐幹字伯張善章草書班固與弟超書稱之曰得伯  
張書藁與知識讀之莫不歎息實亦藝山已立名自大成



後有蘇班者平陵人也五歲能書甚爲伯張之所稱歎  
又曰後漢張伯英損益伯度章草亦猶逸少增減元常眞  
書雖潤色開華精於斷割美則美矣至若高深之致質素  
之風俱不逮其師也然各爲今古之獨步  
又曰張伯英章草書急就章字皆一筆而成合於自然可  
謂變化至極羊欣云張芝皇象鍾繇索靖時並號書聖  
張芝善章草書崔瑗云龍驤豹變青出於藍又荆爲今草  
天縱尤異率意超曠無惜是非若清澗長源流而無限縈  
迴崖谷在於造化至於蛟龍駭獸奔騰孳攫之勢心手隨  
變窈冥不知其所如也精熟神妙冠絕古今則百世不易  
之法式不可以智識不可以勤求若上士游乎沉默之鄉  
鸞鳳翔乎大皇之野章仲將謂之草聖豈徒言哉  
又曰後漢張祖字文舒伯英季弟爲黃門侍郎尤善章草

家風不墜奕葉清華書類伯英時人謂之亞聖

又曰後漢杜度字伯度京兆杜陵人也御史大夫延年曾  
孫章帝時爲齊相善章草書雖史游始草書傳不紀其能  
又絕其跡泐其神妙其唯杜公平韋誕云杜氏傑有骨力  
而字畫微瘦崔氏法之書體甚濃結字工巧時有不及張  
芝茹而學焉轉精其巧可謂草聖超前絕後獨步無雙矣

### 行書

書斷曰後漢潁川劉德升字君嗣造行書卽正書之小僞  
務從簡易相聞流行故謂之行書王愔云晉世以來工書  
者多以行書著名昔鍾元常善行狎書是也爾後王羲之  
獻之並造其極焉  
又曰劉德升相靈之時以造行書擅名以草泐亦豐妍風  
流宛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差瘦亦

各有德升之美也  
又曰晉王脩守敬仁善行書嘗就右軍求書乃寫東方朔  
畫讚與之且僧虔云敬仁書殆窮其妙王子敬每省之日  
神地過入拜其書者皆云敬仁書也爾外下等之  
書猶曰外類陳氏所書其字存隴武官書明玉書之小  
次平御覽卷第七百四十九  
草聖或稱其神速或謂其  
神聖畫始與筆孔若之書靈其靈神守其靈物不為  
天鏡其似彼其似彼其似林公平唐璣云林公若書  
符章帝御氣齊陳書草書漢史漢史漢史漢史漢史  
又曰勞繁林與宅所書數象此林與宅所書數象大夫致平台  
案周下堂集集書林與宅所書數象此林與宅所書數象大夫致平台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

工藝部七

數

畫上

說文曰筭長六寸計曆數者也從弄竹言常弄乃不誤也  
易曰人衍之數五十大合天地之數凡五十天數二十有  
五地數三十九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也

周禮曰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六曰九數鄭司農曰九數

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  
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勾股句股也

漢書律厯志日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慎性

命之理也

又曰武帝時桑羊以計筭幸以心計年十三為侍中

又曰宣帝時大司農丞耿壽昌以善筭為筭工得幸於上

又曰計商善為筭著五行論筭術二十六卷

又曰張蒼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筭律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

吳志曰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筭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使人取小豆數升播

言其數驗數果信嘗過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筋再三縱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主人笑曰以卿善射欲以相試耳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着空倉中封之令達筭之達云似有名

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惜其術自闕澤躬禮皆名儒善士

屈節就學祕而不告也太史丞公孫滕帥事之累年賚酒

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欲圖為帝王帥至仕來三世

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筭

之法父子不相語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

如其言問其法終不言由此見非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

者曰當迴筭帷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

望氛祥不亦難乎無開引筭自較乃歎曰吾筭盡某年月

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筭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錄問其女乃發達棺一無所得法遂絕焉曰今日當得王隱晉書曰王戎為司徒好治生公姬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筭計家財

唐書曰僧一行姓張氏公謹之孫也初求訪師資以窮大  
行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立  
於門屏間聞院僧於庭布筭聲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  
子自遠來吾筭法已合到門豈無人導達也即除一筭又  
謂曰門前冰當卻西流弟子亦至一行承其言而趨入稽  
首請法盡授其術焉而門前冰果卻西流  
西京雜記曰安定嵩真明筭術成帝時人也真常以筭自  
勉其壽七十三真曰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矣  
書壁以誌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真筭時見長下一  
筭欲以告之慮脫故不告之今校差一日也  
又曰曹元理善筭術成帝時人非常從友人陳廣漢廣漢  
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爲吾筭之元理以食筋十餘  
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六斗七合西困六百九十七石

八升遂署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九升中有一  
鼠大可一升東困無差元禮後歲復過廣漢以米數告之  
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  
爲之取酒脯數斤元理復筭曰千牛產二百犢萬雞將產  
五百鷄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某旅廬果有款悉知其所乃  
曰如此費業之廣何供具之薄廣漢慙曰有倉卒賓無倉  
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豕一頭廚中荔枝一盤皆可以爲  
設廣漢再拜謝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  
傳項滔滔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焉

老子曰善計者不用籌策

尹文子曰凡數十百千萬億億萬千百十皆起於一推至  
億億無差矣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千選選萬

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曰五億十  
萬九千八百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  
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三萬里也  
博物志曰南郡宜城王子山到泰山從鮑子真學筭  
異苑曰晉安有越王餘筭策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似角  
云越王行海作筭有餘弃之於水生焉  
風俗通曰十謂之百十謂之千十謂之萬十萬謂  
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補  
十補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  
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  
爲特侯奇隻二爲再兩偶雙三爲叁四爲乘  
賈誼書曰數度之道以大爲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  
之物其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十毫爲釐十釐爲釐  
十釐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

用也

周髀曰周公問於躬髀高曰寡人聞子大夫善數數筭也

語林曰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見令高足弟子傳授

而已融嘗筭渾天不合召玄令筭一轉便決衆咸駭服

謝察微筭經曰易稱太極是生兩儀蓋數之先也自隸首

作術容成造曆顯筭斯興故也

一行筭法曰萬萬穰爲載數之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

爲載按孫子筭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

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又曰按司馬遷史記云自秦孝公時商鞅獻三術內一開

道阡陌以五尺爲步二百四十步爲畝

又曰按千乘之圖周之制度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

是古之制也

發象筭經曰問云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是神蟲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百毫為一筭經曰量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於粟粟是陰陽而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一圭十圭為一抄三抄為一掬子也一黍為一粟十粟為一銖

釋名曰畫挂也以五色挂物上也

周禮曰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此言畫績六色所象及布彩之次第凡畫績之事後素功素曰絲也後布之為其功易以漬汚之也論語曰繪事後素

史記曰武帝衛太子廢後上居甘泉宮召畫周公負成王圖於是左右羣臣知上意欲立少子也少子即昭帝也

又曰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宣帝思股肱之美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狀貌署官爵姓名重之

又曰李夫人早卒帝圖畫其形於甘泉宮畫其形

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武帝聞而嘉之病死詔圖於甘泉宮曰休屠王闕氏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馬援還誠兄子曰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行土

又曰宋弘嘗讌見御座新施屏風圖畫列女世祖數顧視之弘曰未見好德如妹色者帝噉之曰何妨不畫

范曄後漢書曰光祿元年置酒鴻都門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之像

又曰明帝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像焉  
 又曰顯宗圖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椒房故謂馬  
 獨不及馬援東平王蒼觀圖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像  
 帝笑而不言謂曰將軍馬援  
 又曰陳紀字元方父憂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上  
 書畫像百城以厲俗

魏書曰曹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見壁上祖父畫下榻  
 拜而涕泣謂曰將軍  
 魏氏春秋曰徐邈善畫作走水獺標於水濱羣獺集焉  
 晉書曰顧愷之尤善丹青謝安深重之為有蒼生已來未  
 之有也愷之每畫人成數年不點目睛人問其故荅曰四  
 體妍蚩本無關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物中嘗悅一  
 隣女挑之弗從迺圖其形於壁以棘針釘其心女遂患心

痛愷之因致其情女從之遂密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  
 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每寫人形妙絕於詩嘗  
 圖裴楷像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為謝鯤像在  
 石巖裏云此子宜著丘壑中欲圖房仲堪堪有目疾固辭  
 愷之曰明府正為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土使如輕雲  
 之蔽月豈不美乎愷之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所  
 皆其深所珍者玄乃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以還  
 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妙畫通靈  
 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恠色宗師對畫衣之海  
 又曰王獻之相溫常使畫扇筆誤落因畫作為烏駝特牛  
 甚妙曰梁朝王獻之  
 劉毅傳曰毅平桓玄入建康初桓玄於南州起齋悉畫盤  
 龍於其上號為盤龍齋毅小字盤龍至是遂居之

晉書曰韓支字景先鄧林婦病積年垂死醫巫皆息意支  
爲筮之使畫作野猪着臥處屏風上一宿覺佳於是遂差  
齊書曰滎陽毛惠遠善畫馬彭城劉瑱善畫婦人當世並  
爲第一  
又曰齊王秀之字伯奮仕至侍中時宗測優遊秀之弥所  
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  
又曰王亮字叔奉臨沂人也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賢  
俊使工畫其像亮亦預焉  
梁書曰伏曼容素美風彩帝常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  
微畫叔夜像以賜之  
又曰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劉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  
琅琊王筠彭城劉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堂乃使畫工先  
圖孝綽

後魏書曰劉子業廟中皆畫祖父形入曾祖裕廟指像曰  
此渠大英雄生禽數天子次入祖義隆廟指像曰此渠不  
惡次入父駿廟曰此渠大好色顧謂左右曰此渠大臚鼻  
卽令畫工臚駿像鼻也

北齊書曰廣陵王孝珩於廳上畫蒼鷹見者以爲眞焉  
又曰魏收字伯起鉅鹿曲陽人也兼尚書僕射帝於華林  
園別起玄洲苑備極山林樓觀之麗詔於閣上畫收容像  
其見重如此  
陳書曰顧野王傳曰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瑯琊王  
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  
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贊之時人稱爲二絕  
唐書曰張昌宗嘗命畫工圖寫武三思及納言李嶠鳳閣  
侍郎蘇味道夏官侍郎李迥秀麟臺少監王紹宗等十八



人形像號爲高士圖。又曰薛稷善畫傳採古跡睿宗在藩留意於小學稷於是特見招引。又曰韓滉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又曰王維書畫特臻其妙筆蹤措思參於造化而創意經圖卽有所缺如山水平遠雲峯石色絕跡天機非繪者之所及也人有得奏樂圖者不知其名維視之曰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好事者進樂工按之一無差誤咸服其精思也。

又曰閻立本雖有應務之才而尤善於圖畫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跡也時人咸稱其妙太宗嘗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

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賜詔座者爲詠召立本令寫之時閣外傳呼云畫師閻立本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誠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墻面緣情深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廝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其深戒勿習此末伎

又曰裴延齡恃恩惟顧少連不避延齡及畫一鵬令羣鳥噪之遂獻焉

唐李寶臣爲成德軍節度使寶臣謂朱滔使曰吾聞朱公貌如神得而識之願因繪事而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寶臣懸於射堂命諸將熟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鍾岫良吏傳曰鄭純字長伯廣漢人也爲永昌太守清廉獨絕及卒列畫東觀三齊記略曰秦始皇求與海神相見神云我形醜約莫圖

我形當與帝會始皇入海三十里與神相見左右有巧者  
潛以腳畫神形神怒帝負約乃令帝速去始皇即轉馬前  
腳猶立後腳隨陷步僅得登岸畫者溺死水昌大  
續齊諧記曰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靡淨可憐見之  
輒去帝顧玩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臣聞獺嗜鱸魚  
乃不避死可以此候之乃自畫板作兩生鱸音魚懸岸於  
是群獺競趨遂一時執得帝嘉之謂曰不聞卿知畫何其  
妙也荅曰臣亦未嘗執筆人之所作者自可庶幾耳帝曰  
是善用所長者也語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  
按狀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王嬙不肯遂不得  
見後匈奴求美女帝按圖以昭君行及召見貌為第一帝  
悔之而名籍已去乃按其事畫工弃市籍貨畫工有桂陵

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鬪  
寬並工牛馬人形下杜楊望亦善畫尤善布色樊育亦善  
布色同日弃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拾遺記曰周靈王時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馳房長  
一丈垂髮至膝周人見之如神明矣以丹砂畫左右手為  
日月盈缺之勢不異真焉可照百餘步又噴水為雲蔽虧  
其側靈王視之忽不知所在或云昇天

又曰秦始皇二年嘗滄國獻善畫者名烈裔曰舍丹黑噴  
壁即成龍雲之像以指歷地若繩分矣轉手若規方寸之  
內四瀆五岳列國莫不悉備畫為鳳鸞皆軒軒若行也  
韓子曰客有為齊王畫者王問曰畫孰最難對曰狗馬最  
難孰為最易對曰鬼魅最易夫狗馬人之所知也且暮觀  
於前不可類之故難也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也

淮南子曰畫西施之面者美而可悅規孟賁之目者大而可畏孟賁目狀如規長夫賁目人必畏其目且其目  
 又曰宋畫吳冶宋人江畫其為微妙辨舜之聖不能及也  
 抱朴子曰衛協張黑有畫聖之名無所傳其法也  
 華陽國志曰漢嘉郡以禦雜夷宜炫曜之迺雕飾城墻華  
 畫府寺及諸門作山神海靈窮奇鑿齒夷人初出入恐驟  
 馬或憚之趨起亦不曉其法也  
 說苑曰齊起九重之臺國中有能畫者則賜之錢狂卒劫  
 君居常飢寒其妻端正矜君工畫貪賜畫臺去家月久思  
 念其婦遂畫其像向之喜笑旁人見以白主王以錢百萬  
 請妻敬君惶怖許聽亦不曉其法也  
 世說曰戴安道為范宣畫南都賦圖范宣看而咨嗟焉  
 俗說曰顧虎頭為人畫扇作阮籍嵇康都不點眼睛送還

扇主曰點眼精便欲能語

論衡曰人好觀圖畫夫所畫古之死人也見死人之面孰與

視其言行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墻壁之畫哉

世本曰史皇作圖史皇黃帝臣也謂畫物像也

新序曰葉公子高好龍門亭軒牖皆畫龍形一旦真龍垂

頭於窻棹尾於戶葉公驚走矢措焉

風俗通曰按百家書云公輸般之水上見蠶謂蠶曰開汝

匣見汝形蠶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缺

古今名畫錄曰晉有史道碩畫田家十月圖為世所珍

孫暢之述畫曰漢靈帝詔蔡邕圖赤泉侯楊喜五世將相

形像於省中又詔邕為讚仍令自書之邕文畫書于時獨

擅可謂備三美矣

又曰劉哀漢靈帝時作雲漢圖人見之自然覺熱更畫北

風圖熱者還覺涼  
魏陳思王畫讚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也昔明德馬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喜之嘗從觀畫過虞舜之像見俄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人為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戴君如是帝顧而咨嗟焉晉傅咸畫像賦序曰先有畫下和之像者以為臧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下子自刑以有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下子之旁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慙色

宋炳山畫敘曰豎畫三寸寔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實體百里之迥  
晉王彪之詩序曰余自求致仕詔累不聽因扇上有二疎畫作詩一首以述其美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工藝部八  
畫下

歷代名畫記曰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瑤鈴事傳乎金冊庖犧氏發於榮河中典籍圖書萌矣黃軒氏得於溫洛中史皇蒼頡狀焉  
又曰夫畫比之書價則顧陸可同鍾張僧繇可同逸少書則遠巡可成畫非歲月可就所以書多於畫自古而然今分為三古以定貴賤以漢魏三國為上古則趙岐劉褒蔡邕張衡已上四曹旄楊循相範徐邈已上四曹不興已上四諸葛亮蜀之流是也以晉宋為中古則明帝荀勗衛協王廙

顧愷之謝稚嵇康戴逵已上八陸探微顧寶先表情顧景秀之流是也已上四以齊梁北齊後魏陳後周為下古則姚曇謝赫劉瑱毛惠遠已上四元帝表昂張僧繇江僧寶已上四楊子華田僧亮劉殺鬼曹仲達已上四蔣少遊楊乞德已上二顧野王陳馬提伽之流是也後隋及唐為近代之價則董伯仁展子虔孫尚子鄭法士楊契丹陳善見已上六張孝師范長壽尉遲乞僧王知慎閻立德之流是也已上六又曰若言有書籍豈可無九經三史顧陸張吳為正經楊鄭董展為三史其餘畫迹為百家吳雖近句又曰昔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日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綵五日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自古畫人罕能兼知試論曰古之畫者或有遺其形

似而尚其骨氣以形似之外求其畫此難可與俗人道也今之畫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以氣韻求其畫則形似自在其間矣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澹意澹而雅正顧陸之流是也中古之畫細密而精緻以臻麗展鄭之流是也近代之畫煥爛而求備今人之畫錯亂而無旨眾工之迹是也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皆本於意而歸乎用筆故工畫者多攻書然則古之嬪鬢織而骨束古之馬豚尖而腹細古之臺閣竦峙古之服飾容曳故古畫非獨變態有奇意也抑亦物象殊也又用徧觀眾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智身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不亦臻於妙理乎所謂畫之道也

又曰漢張衡字平子昔建州浦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  
人首狀貌惡百鬼惡之好山水邊石上平子往寫之獸入  
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去之獸果  
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畫獸潭  
又曰昔張芝學崔瑗杜度草書之法因而變之以成今草  
字之體勢一筆而成氣脉通連隔行不斷唯王子敬明其  
深旨故後首之字往往繼其前行世上謂之一筆書其後  
陸探微亦作一筆畫綿連不斷故知書畫用筆同法陸探  
微精利潤媚新奇絕妙名高宋代時無等倫  
又曰魏曹植言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  
主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  
食見忠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歎息見淫夫  
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者畫

圖也

又曰蜀諸葛亮字孔明華陽國志云南夷其俗徵巫鬼好  
盟詛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  
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郵  
又畫夷牽牛負酒賚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  
又曰曹不興吳人也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  
成蠅狀權疑其真以手彈之時稱吳八絕張敦吳錄云八絕各孤城鄭姬  
善相劉惔善星象吳範善候風氣起達善筭嚴亦鳥中不  
武善若宋壽善占夢皇象善書曹不興善畫興之清溪見赤龍出水山寫巖孫皓送祕府至宋朝陸  
探微見畫歎其妙因至清溪復見其龍宋時累月亢旱祈  
禱無應乃取不興龍置水上應時蓄水成霧累月霧霽謝  
赫云不興之迹代不復見祕閣內有龍頭而已觀其風骨  
擅名不虛在第二品矣晉外史有行此巖畫巖畫請

又曰晉顧愷之字長康嘗於瓦官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訖  
光耀月餘日京師寺記云興寧中瓦官寺初置僧衆設會  
請朝賢鳩利注錢其時士大夫莫有過才萬者既至長康  
長康直打利注首萬長康素貧衆以爲大言後寺衆請勾  
疏長康曰宜備一壁遂閉戶往來一月餘日所畫維摩詰  
一軀工畢將欲點眸子乃謂寺僧曰第一日見請施十萬  
第二日可五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戶光照一寺施  
者填咽俄而得百萬錢愷之嘗言畫人物最難次山水次  
狗馬臺閣一定器耳差爲易也斯言得之至於鬼神人物  
有生動之可狀須神韻而從全若氣韻不周空陳形像筆  
力未到空善賦彩謂非妙也  
又曰宋朝顧駿之常結構高樓以爲畫所每登樓去梯家  
人罕見若時景融朗然乃含毫天地陰慘則不操筆今之

畫人筆墨混於塵埃丹青和其泥滓徒污絹素豈日繪畫  
自古善畫者匪衣冠貴胄卽逸士高人振妙一時傳芳千  
祀非閭閻鄙賤所能爲也

又曰南齊宗測字彬微炳之孫也善畫傳其祖業志欲遊  
名山乃寫祖炳所畫荷子平圖於壁隱廬山居炳舊宅畫  
阮籍遇孫登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寺佛景臺皆  
稱妙絕

又曰南齊謝赫姚叡云點刷精研意存切似寫貌人物不  
俟對看所須一覽便歸揀筆目想毫髮皆無遺失麗服靚  
粧隨時變改直眉曲鬚與世爭新別體細微多從赫始遂  
使委巷逐末皆類效頌至於氣韻精靈未窮生動之致筆  
路纖弱不副雅致之懷然中興已後畫人馬貴在沈標下  
毛惠遠上陸軍守

又曰南齊劉瑱字士溫彭城人少聰惠多才藝攻書畫嬪  
嬪當代第一謝云用意綿密畫體簡細筆力困弱制置單  
省婦人最佳但纖削過差翻爲失真然玩之詳熟甚有姿  
態  
又曰南齊毛惠遠滎陽武人也善畫馬時劉瑱善畫婦  
人並當代第一市青碧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  
萬有言惠遠納利者勅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殺之後家  
徒壁立甚悔痛之惠遠弟惠秀永明仲待詔祕閣世祖將  
北伐命惠秀畫漢武北征圖中書郎王融監掌其圖成帝  
極重之置瑯琊臺上每披覽焉  
又曰北齊楊子華世祖時任直閣將軍嘗畫馬於壁夜聽  
啼齧長鳴如索水草圖龍於素帛卷輒雲氣縈集也世祖  
重之使居禁中天子號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人畫時有

王子冲善碁通神號爲一絕

又曰北齊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關雀於  
壁間帝見之爲生拂之方覺嘗在禁中錫賚巨萬任梁州  
刺史

又曰梁元帝名繹字世誠善畫曾畫聖僧武帝親爲贊之  
任荊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又畫職貢圖并  
序蓋外國來獻之事長子方智字實相尤能寫眞坐上賓  
客隨容點漆卽成數人問童兒皆識之

又曰梁蕭貢字文奐蘭陵人也多詞學工書畫曾於扇上  
畫山水咫尺之內見萬里可知姚最云雅性精密後來難  
比含毫命素動必依眞學不爲人自娛而已人間罕見其  
跡

又曰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幼有異操年十歲讀書



葛洪神仙傳便有隱逸之志居茅山號華陽隱居好著述  
明衆藝武帝嘗欲徵用隱居畫二牛一以金籠頭牽之一  
則迤邐就水草武帝知其意不以官爵逼之  
又川梁張僧繇吳人也天監中爲武陵王國侍郎有秘書  
閣知畫事武帝崇飾佛寺多僧繇畫之時諸王在外武帝  
思之遣僧繇乘傳寫貌對之如面江陵天阜寺明帝置也  
內有柏堂僧繇畫廬舍邦佛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  
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代滅佛法焚天下  
寺塔獨以殿有宣尼像乃不令毀折又金陵安樂寺畫四  
龍不點眼睛人問之僧繇曰點眼睛即恐飛去人以爲妄  
誕因請點之遂點二龍須臾雷電破壁兩龍乘雲騰而上  
天二龍未點眼睛者見在又畫天竺二胡僧侯景亂散圻  
爲二後一僧爲唐右常侍陸堅所寶堅疾篤夢一胡僧告

云我有同友離拆多時今在洛陽李家若求合得之當以  
法力助君陸以錢帛果於其處購得之其疾乃愈劉長卿  
爲記述其事張畫所有靈感不可具記

又曰北齊高孝珩世宗第二子也封廣寧郡王尚書令大  
司徒博涉多才藝曾於廳壁上畫蒼鷹觀者疑其真鳩雀  
不敢近又畫朝士圖當時妙絕

又曰隋楊契丹官至上儀同僧棕云六法備詠甚有骨氣  
山東體制允屬伊人在閤立本下契丹之迹非不雄富李

云田楊聲侔董展昔田楊與鄭法士同於京師光明寺畫  
小塔鄭圖東壁北壁田圖西壁南壁楊畫外邊四面是稱  
三絕楊以簾蔽畫處鄭竊觀之謂楊曰卿畫終不可學何  
勞鄣蔽楊託以婚姻有對門之好又求楊畫本楊引鄭至  
朝堂指官闕衣冠車馬曰此是吾畫本也由是鄭深歎伏

又唐張孝師爲驃騎尉尤善畫地獄氣候幽默孝師曾死復蘇其見冥中事故備得之吳道玄見其畫因效之爲地獄變  
又曰唐王陀子善山水幽致峯巒極佳世人言山水者稱陀子頭道子腳  
又曰唐吳道子陽翟人也好酒使氣每欲揮毫必須酣飲學書於張長史旭賀監知章學書不成因攻畫會事逍遙公韋嗣立爲小吏因寫蜀道山水之體自爲一家其書迹似薛少保亦甚便利初任兗州瑕丘縣尉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內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張懷瓘每云吳生之畫下筆有神是張僧繇後身也可謂知言矣官至寧王友開元中將軍裴旻善舞劍道玄觀旻舞畢揮毫益進時又有公孫大娘亦善舞西河劍氣渾脫張旭見之因爲

之草書杜甫歌行述其事是知書畫之藝皆須意氣而成一非懦夫所能作也

又曰唐盧稜伽吳生弟子也畫迹似吳生但才力有限頗能細畫咫尺間山水塵廓物像精備經變佛像是其所長吳生嘗於京師畫惣持寺三門太獲泉貨稜伽乃竊畫莊嚴寺三門銳思開張頗臻其妙吳生忽見之驚歎曰此子筆力當時不及我今乃類我精爽盡矣居一月稜伽果卒  
又曰唐馮紹政尤善畫鷹鷂雞雉盡其形態皆眼腳爪毛彩俱妙曾於禁中畫五龍亦稱其善有降雲蓄雨之感  
又曰唐李思訓宗室也卽林甫之伯父早以藝稱於當時一家五人並善丹青高宗甚重之書畫稱一時之妙其畫山水樹石筆格遒勁湍瀨潺湲雲霞縹緲時觀神仙之事

宵然巖嶺之幽時人謂之大李將軍也  
又曰唐韓幹尤工鞍馬忽有人詣門稱鬼使請馬一疋韓  
君畫馬焚之他日鬼使乘馬來謝其惑神若此弟子孔榮  
爲之止足然禁中畫正難求其善者何復見焉  
又曰唐張璪字文通尤工樹石山水初畢宏擅名當代手  
見驚歎異之璪唯用秃筆成以手摸絹素因問璪所授璪  
曰外卽造化中得心源畢宏於是閣筆璪與韓幹一曰  
又曰唐李漸善畫蕃馬騎射射鵬放牧川源之妙筆迹氣  
調今古無儔李仲和能繼其藝而筆力不及  
又曰天后朝張易之奏召天下畫工修內庫圖書因使工  
人各推所長銳意摸寫仍舊裝背一毫不差其真者多歸  
易之  
又曰唐朝吳道玄古今獨步前不見顧陸後無來者授筆

法於張旭此乃知書畫用筆同矣張旣號書顛吳宜爲畫  
聖神假天造英靈不窮

唐畫斷曰唐吳道玄窮丹青之妙大約宗師張僧繇玄宗  
天寶中忽思蜀中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遞令往貌之及  
迴帝問其狀奏云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於大同殿圖嘉  
陵江三百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將軍山水擅名亦畫  
大同殿數月方畢玄宗云李思順數月之功吳道玄一日  
之迹皆極其妙又畫殿內五龍鱗甲飛動每欲大雨卽生  
煙霧吳生常持金剛經自識本身當天寶中有楊庭光與  
之齊名潛畫吳生真於講席衆人之中吳生觀之一見便  
驚語庭光云老夫衰醜何用圖之  
又曰唐周昉字景玄郭子儀子壻趙縱常令韓幹寫眞衆  
皆稱善後又請昉寫眞二人皆有能名公常列三畫於座

未能定其優劣因趙夫人歸省公公子問云此畫何人對  
 曰趙郎曰何者似云兩畫摠似後畫者嘉又問何以言之  
 曰前畫空得趙狀貌後兼移其神氣情性笑言之姿公問  
 後畫者何人乃云周昉是日定其二畫優劣令送錦綵數  
 百疋大士當金剛  
 又曰唐閻立本太宗時南山有猛獸害人太宗使驍勇者  
 捕之不得號王元鳳忠義奮發自往取之一箭而斃太宗  
 壯之使立本圖其鞍馬僕從皆寫其真無不驚伏其能太  
 宗幸玄都池鬪灘鵝召立本貌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  
 實亦輝映前古

又曰唐韋無忝京兆人也玄宗朝以畫名馬異獸擅名時  
 稱韋四足無不妙也會見貌外國所獻師子酷似其真後  
 師子放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又

玄宗射獵一箭中兩野豬詔於玄武北門寫貌傳在人間  
 乃妙之極也

又曰唐楊光畫松石山水出於人表初稱處士謁盧黃門  
懷慎館之甚厚知其丹青之能意欲求之而未敢言楊懇  
 辭去復苦留之知其家在洛中衣食乏少心所不安乃令  
 人潛將數百千至洛中供擬取其家書示楊公感之未知  
 所報盧因從容乃言欲求一蹤以子孫世寶之意尙難之  
 遂月餘圖一松石雲物移動造化人莫能覩也

又曰唐陳閎會稽人也以能寫真本道薦之開元中召入  
 供奉每令寫真御容妙絕當時玄宗射猪鹿兔鴈等并按  
 舞圖真容皆受詔寫貌又太清宮肅宗真容匪唯龍質鳳  
 姿日角天宇之狀而筆力適潤神彩英逸實天假其能也  
 閎令之後一人而已

又曰唐張萱京兆人也嘗畫貴公子鞍馬屏幄宮苑子女等名冠於時善起草點簇置亭臺竹樹花鳥僕隸皆極精研  
又曰唐王墨不知何許人也名令善潑墨時人謂之王墨多游江湖善畫山水松柏雜樹等性踈野好酒每圖障與酣之後以墨潑之腳蹙手抹或枝或幹隨其形象爲山爲竹爲樹應心隨意倏若造化圖成雲霞澹澹風雨蕭蕭不見墨汚之跡也

又曰唐李靈雀落魄不拘檢每圖一障非其所欲不可強也以酒生思傲然自得王公之尊寒暑之夕若山水竹樹一點一抹成於自然或卽峯際孤雲或卽島嶼極海非常制也

又曰唐張志和字子同號煙波子常釣魚洞庭初顏魯公

在吳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乃圖傳爲卷軸隨句賦象人魚鳥獸風雨雲月皆依字成形雅叶其妙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一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二

此卷八... 太平御覽卷七百五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二

工藝部九

巧

釋名曰巧者命異類共成一體也

禮曰無作淫巧以蕩上心

又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方小言歛

般請以機封歛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

從之時人服公肩假曰不可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

得以禮以已字言寧有強使女者與僭於

又曰目巧之室則有與阼

周禮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百工司空事官之屬於

也知者創物謂始闢端造器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父子相教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事無非聖人所為也燦金以為刃

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所作也  
凝堅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  
為良時寒溫也氣剛柔也良善也

續漢書曰張衡性精微有巧藝作地動儀以精銅鑄其器  
圓徑八尺形似傾樽其蓋穹隆飾以篆文外有八龍首銜  
銅丸下有蟾蜍承之其牙發機皆隱在樽中周密無際如  
一體焉地動機發龍即吐丸蟾蜍張口受丸聲乃振揚司  
者覺知即省龍機其餘七首不發則知地震所從起來也  
合契若神觀之其不服其奇麗自古以來未嘗有也

蜀志曰諸葛亮性巧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意焉亮集有其法

晉書曰嵇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  
環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

晉紀曰宋王圍慕容超張綱巧絕於人乃使綱大治攻具  
於是城上火石弓弩無所用之

晉陽秋曰吳葛衡字思直明達天官能為機巧改作渾天  
儀

又曰衡陽區紙者甚有巧思造作木室作一婦人居其中  
人扣其戶婦人開戶而出當戶再拜還入戶內閉戶又作  
鼠市於中而四方丈餘有四門門中有一木人縱四五鼠  
欲出門木人輒推木掩之門門如此鼠不得出又作指南  
車及木奴令舂穀作米中宗聞其巧詔補尚方左校  
沈約宋書曰石虎使解飛姚興令狐生造指南車宋武帝  
平長安始得此車戎狄所制不甚至精雖向南多不審正  
迴曲頻聚猶須人力正之范陽人祖沖之甚有巧思常謂  
宜更構造順帝昇明末齊王為相命沖之造焉其制甚精

百屈千迴未嘗移變  
北齊書曰高隆之性小巧至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  
改易不循舊典時論非之  
文士傳曰張衡嘗作木鳥假以羽翮腹中施機能飛數里  
後趙錄曰郝輔樂陵人也好學多才藝巧思機智妙於當  
時襄國官殿臺榭皆輔所營也  
馬鈞別傳曰鈞字德衡扶風人巧思絕世不自知其為巧  
也居貧舊綾機五十綜者五十躡六十綜者六十躡鈞乃  
易以十二躡其奇文異變因感而作亦自然而成形猶陰  
陽之無窮

葛洪神仙傳曰葛山者蜀人也刻木作羊能行一旦騎羊  
入山遂云得仙未知指實也  
鄴中記曰石虎有指南車及司里車又有春車木人及作

行確於車上動則木人踞確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車  
置石磨於車上行十里輒磨一斛凡此車皆以朱彩為飾  
唯用將軍一人車行則衆並發車止則止中御史解飛尚  
方人魏猛變所造虎至性好佛衆巧奢靡不可紀也嘗作  
檀車廣丈餘長二丈安四輪作金佛像坐於車上九龍吐  
水灌之又作一木道人恒以手摩佛心腹之間又十餘木  
道人長二尺餘皆披袈裟繞佛行當佛前輒揖禮佛又以  
手撮香投爐中與人無異車行則木人行龍吐水車止則  
止亦解飛所造也  
芝中記曰奇肱氏善奇巧能為飛車從風遠行  
述異記曰魯班刻石為禹九州圖今在格城石室山東北  
巖州風正變更故為之  
西涼雜記曰長安巧匠丁緩者為恒滿燈七龍五鳳雜



以裝華蓮藕之奇又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其法度  
本出房風至緩更始爲之環轉四固而爐體常平可致之  
被褥故取被褥爲名又作九層山鑪鑲爲奇禽怪獸諸靈  
皆自然運動又作七輪扇連以七輪大皆徑尺並相連續  
一人運之滿堂皆生寒風焉

又曰昭陽殿椽栿皆刻作龍蛇縈繞之狀匠人下護李菊  
所作池其巧爲天下第一  
涼州記曰景光時有任射者自匿爲王欣家奴發覺應死  
窮有奇巧王亦魯般之儔也故赦之涼風門及大殿歲久  
頽敗躬運巧致思土木俱正  
王年拾遺記曰嶠音須支國去泥離國八萬里其國婦人  
善織以五色絲稍內口中兩手引之則成文錦似列燈燭  
也

又曰始皇起遊靈臺窮極四方之珍材搜天下之巧工人  
皆能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

又曰始皇二年騫消國獻善畫之工名裂裔刻白玉爲兩  
虎削玉爲毛有如真矣不點兩目睛始皇點之卽飛去明  
年南郡有獻白虎二頭始皇使視之乃是先刻玉者始命  
去目睛二虎不復能去

歷代名畫記曰吳王趙夫人丞相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  
無雙能於指間以絲織爲龍鳳之錦宮中號爲機絕孫權  
常歎巴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所寫  
江湖九州山岳之勢夫人又於方帛之上繡作五岳列國  
地形宮中號爲針絕又以膠續絲髮作爲輕慢宮中號爲  
絲絕

又曰宋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

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寓內為一  
老子曰大巧若拙

又曰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莊子曰陶者云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範土曰陶也埴也

也黏土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鈞直者應繩曲鈞也繩直也謂匠人機

巧善能治木曲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鈞繩哉性稟之直必中鈞繩也

造物不求曲直豈慕方圓陶者匠人浪為臧否

又曰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又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

又曰無為也而笑巧巧者有為以傷神

又曰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巧者為之妙耳物皆自爾故無所稱巧也

此之謂天樂志樂而樂足矣

又曰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所要愈重則其心愈

又曰郢人堊堊白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

雖然臣質死以矣

列子曰周穆王西巡有獻工人名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

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

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

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言皆人也巧夫領其

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百化惟意所造王以

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曠與曠其目

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立便欲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

散倡者以示王皆草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也自內則

太平御覽

卷之百五十一

五

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  
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  
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曰人之巧乃與  
造化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踰之雲梯墨翟之飛  
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閒以偃師之巧告  
於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焉  
又曰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後成亂之楮  
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列子聞之曰使天  
地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持道  
化而不持智巧韓子云象爲楮葉  
又曰考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考成子請其過  
而求退尹文先生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余曰有生  
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

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  
其巧妙其功深故難終難窮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  
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學夫幻矣吾與汝亦  
幻也奚須學哉

墨子曰公輸子削竹木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以爲  
至巧墨子謂曰子之爲鵲也不如匠爲車轄也須臾逝三  
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  
之拙

孟子曰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也

淮南子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自

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

王自從趨走也郢楚都也今日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

必得宋而後罷之乎志其苦衆勞民頓兵剄銳天下以不

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劉尋銳精攻無罪之宋故負天  
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  
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  
士作為雲梯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班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  
齊故曰雲梯設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  
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  
攻宋也輟止也王曰公輸子天下之重也重也人謂之攻宋人謂  
又曰神機陰閉剗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  
業業子曰公輸子固於木為梯又曰王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  
此也此也又曰規矩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為巧巧存於心也  
又曰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

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瓊瑤碧玉珠  
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  
弗能造此之謂大巧平又曰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在手  
又曰夫匠不用斲斲不用斲又曰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  
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  
而為器剡木而為舟爍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鍾因其可也  
尺子曰古者倕為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倣也慎子曰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而巧也言有常事  
傅子曰馬先生鈞天下之巧也有二子謂古無指南車記  
言之虛也先生曰古有之二子以白明帝詔先生作之而  
指南車成此一異也從是天下服其巧矣居京都城內有

地可爲園患無水以溉之先生乃作翻車令童兒轉之而灌水自覆其巧百倍於常此三異也後人有上百戲者能設而不能動帝以問先生可動否鈞曰可動帝曰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雕構使形若輪平潛以水發焉設爲女樂舞象使木人擊鼓吹簫木跳丸擲自出自入百官行署變巧百端此三異也先生見諸葛亮連弩曰巧則巧矣未盡善也言作之可令加五倍嘗試以車輪懸瓠篋數十飛之數百步矣馬先生之巧雖古般輪墨翟王爾漢世張平子不能過也

又曰馬先生爲機器未成裴世子疑而難之先生口屈不能對傳子謂裴子善乎言而不巧馬氏長於巧而短於言巧者天下之微事謂不與人而自能矣抱朴子曰善圍碁者世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

聖之名書聖皇象胡昭是也畫聖衛協張墨是也木聖張衡馬鈞是也

孔叅子曰孔鮒謂陳王曰梁人有楊田者伎巧過人骨勝肉飛

博物志曰近世有田夫至巧而不自覺也其婦稱之猶不自知乃削木爲小麥試糶之糶者無疑歸磨乃覺非麥

論衡曰傳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也下夫言其以木爲鳶飛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猶世傳言魯般巧亡其母矣言其巧工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上臺夫而不還失其母焉

楊泉物理論曰夫蜘蛛之羅蜂之作巢其巧妙矣而況於人乎故工匠之方規圓矩出乎心巧成於手迹非睿敏精密孰能著勳成形以周器用哉

晉讚曰陳勰以工巧見知

人平始至到玄衣賦圖張山平亦賦賦下世代容時時

謝泉神懸篇曰夫曉觀之鑿鑿之升與具此與矣而所

論亦難關其康其康其康夫而不難夫其此此

狀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五其西王書世言本中世木人

德夫言其以木為高欲立其世此言其三日不集無之由推

論濟曰林林林林墨平之西陵木為高氣之三日不集

自賦改附本賦小麥篇驛之隸芥辨樂編編已世世

執辭志曰或州首川夫至改而不自設其其編之解不

肉漿

正業平曰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世

商湯降其也

聖之平昔聖皇果國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部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三

入工藝部十

又曰圍碁

圍碁

左傳曰甯喜許納衛獻公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

弈碁奕者舉碁弗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弗定乎奕圍九

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奕碁以局之

魏志曰王粲觀人圍碁局壞壞謂自祭復為之碁者不信

以把蓋局便更以他局為之川相比校不誤奕道

魏氏春秋曰孔融被誅二子碁而不起左右曰尔父見執

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以

蜀志曰費禕與來敏圍碁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

已訖而禕留意對戲色無厭倦禕至敵遂退蒲

吳志曰孫權太子和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遊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也後羣僚侍宴言及博奕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終無所紀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也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可以爲欣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奏論和以示賓客時蔡欸好奕故以諷之

吳錄曰嚴武字子卿圍碁莫與爲輩謂之八絕  
晉書曰王質入山斫木見二童圍碁坐觀之及起斧柯已爛矣

又曰賈謐嘗與太子奕碁爭道成都王穎在坐正色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也

又曰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謝安征討

大都督兄子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及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常碁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

又曰王導與其子悅奕碁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爲尔耶

又曰祖納爲軍諮祭酒納好奕碁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碁對曰我以忘憂耳

鄧粲晉紀曰阮籍母死與人圍碁如故對者求止籍不肯留決勝焉

晉中興書曰王恬字劭豫與濟陽江霖俱善奕碁爲中興

第一

又曰陶侃在荊州見佐吏博弈戲其投之於江曰圍碁者

堯舜以教愚子博者商紂所造諸君並懷國器何以爲此  
一本爲牧猪奴戲

晉起居注曰鎮東司馬顏延之坐圍碁免官

沉約宋書曰羊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奕碁碁品第三太祖

亦好玄數蒙引見與太祖賭郡戲勝得補宣城太守

又曰徐羨之沉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當世以

此推之

又曰謝弘微性無愠色末年與人圍碁西南有碁死勢有

人曰南風急或覆舟人悟救之弘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

其莫年

齊書曰能碁人琅耶王抗爲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

赤松第二品赤思速善於鬪碁宋文帝世與羊玄保戲因

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官賭自食時

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  
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以思莊所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以  
人不能對也

又曰武帝好圍碁碁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  
品與第一品王抗圍碁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  
碁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

又曰武陵王曄少年時貧無碁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  
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燕書曰羅騰字叔龍工圍碁究盡其妙獨步當時俄而右  
北平樂抄少攜出與齊焉

後魏書曰甄琛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碁弃日至乃通  
夜不止有蒼頭者常令秉燭或時睡卽大加其杖如此非  
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官京師若爲



六平復覽 卷一 三  
讀書執燭不敢暫懈乃以圍碁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肆加杖罰不亦非理乎琛惕然慙感遂從許亦虎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陳書曰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既朱异已下並集陸瓊時年八歲於客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

唐書曰順宗朝罷翰林陰陽星卜醫相射覆碁奕諸待詔三十二人初王叔文以碁待詔既用事惡其與已儕類相亂故罷之

江表傳曰呂範討山越還白事於孫策從容獨與圍碁因論軍旅

西京雜記曰杜夫子善奕碁爲天下第一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又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假儒妻說在宮

內時常以八月四日出雕房北戶竹下圍碁勝者終年有

福負者終年疹病取絲就北辰祈求延命乃免

述異記曰朱道珍常爲孱陵令南陽劉廓爲荊州參軍每

與圍碁日夜相就局子略無暫輟道珍以宋元徽三年六

月亡至九月廓坐齊中忽見一人以書授廓云朱孱陵書

廓開書看是道珍手跡云每思碁聚非意致闕方有來緣

想能近領廓讀書畢失信所在失其寢疾尋亡

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使奕秋誨二人奕其一人

專心致志惟奕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

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抱朴子曰葛洪體鈍性騫所寡玩好見人博戲曾不自矜

至今不知碁局幾道

又曰善圍碁者世謂之碁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碁聖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五十一 四

名也。淮南子曰：行一碁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奕碁。進退取與，攻劫放捨，在我者也。

陳留志曰：阮簡字茂弘，為開封令。縣有劫賊，外白之甚數。簡方圍碁，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其高率如此。

揚子法言曰：圍碁擊劍，反目眩形，亦皆自然也。

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丹朱善之。新語曰：世言圍碁，或言兵法之類。上者張置踈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趨作罽。

古罽反線田也。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中計塞成

臯，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守邊隅，趨作罽者也。

俗說曰：羊玄保作吏部郎，數被召見。後有傳詔來始入門，其兒靈孫年十許歲，見傳詔語其父云：兒知也。正當圍碁耳。

語林曰：王中郎以圍碁是坐隱，亦以圍碁為手談。

又曰：王武子與武帝圍碁，孫皓在側。武子問孫歸命：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乃舉碁局下，故譏之。

又曰：豫章太守顧劭是丞相雍之子，在郡卒時，雍方盛集僚屬圍碁。外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意不變，而心料有故賓客既散，方歎曰：已無延州之遺累，寧有喪明之責耶？於是

豁情散哀，顏色自若。

方言曰：圍碁者，自關東齊魯之間，謂之奕。

班固奕指曰：北方之人謂碁為奕，弘而說之，舉其大略義。

亦同矣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體明德也碁有黃  
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  
王政也法則臧否爲仁由己道之正也

夢書曰夢圍碁者欲闕也  
魏祭圍碁賦序曰清靈體道稽謨玄神圍碁是也  
魏應瑒奕勢曰蓋碁奕之制所由來尚矣駱驛雨集魚鱗  
鴈峙奮維闔翼固衛邊鄙寇動北疊備在南尾

晉劉恢圍碁賦序曰司空從事中郎庾仲初性好圍碁終  
不達碁旨言文則觸類而至對局則冥然而窮何所解如  
彼之易所礙如此之難哉

投壺

禮記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投壺射類也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且醜切哨不正貌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

酒嘉肴既受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

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

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

敬從不得命見許賓再拜受主人般還自辟賓再拜受主人

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拜送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閒

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閒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

面執八筭興設中亦實也八筭於中橫委其餘請賓曰順

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

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請備告也順投

矢本入也此投不捨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

禮記曰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三寸半容斟五升壺

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棄矢以材

若棘毋去其皮取其堅且重也減其皮飾也

左傳曰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  
 有酒如灘有肉如垣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  
 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谷稷正代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  
 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魏略曰邯鄲淳字元淑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  
 工賜帛十疋又曰游楚好投壺自娛  
 晉書曰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王彌別傳曰彌性利理樂遊宴解音律善投壺  
 崔寔傳曰投壺者皆以多筭飲少筭西京雜記曰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作為矢不用棘也  
 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惡其矢躍而由也郭

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為驍言如博之堅梟  
 於輩中為驍傑每為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獻帝春秋曰表紹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等數萬人共覆  
 鄴城殺郡守坐中家在鄴者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觀  
 督引滿投壺言笑容旨白若

晉陽秋曰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神異絕經曰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  
 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笑張華曰天笑者開口流光

藝經曰投壺法十二籌以象十二月之數投壺變曰謂之投壺者取名藉切由敷漸而轉易鑄金代

焉逮之于後人事生矣壺底去一尺其下筍以龍玄玄月中蝦

暮隨其生死也橫運之以鱗切表蝦蝦蟇龍下燕尾而歸之  
 曰筍龍蛇之類歸矢十二極也長二尺八寸古法於柘棘  
 來去有恒投而歸人自數之極也

者投壺擊鼓為節帶劍十二入檢類二帶倚十八右如復  
尾狼壺二十令矢圓轉劍驕七十入帶劍還三百六十籌

得一馬言三百六十歲功成也三馬成都  
魏王粲墓賦曰夫注心銳念自求諸身投壺是也

晉傅玄投壺賦序曰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晉李九壺籌銘曰投壺籌禮揖敘外後通風月數分為主

部與蘇繇曰東萊山中有大冢東王公墓誌與一王女  
晉劉琨曰王助之善氣外盡言于然開日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三

會人四始大令蓋一天百餘對兩之直與奇收則之理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工藝部十一

博 樛蒲 塞 蘇則切

藏鈎 古作驅 蹴鞠 宜帝始御與者齊始於此

說文曰博局戲六箸十二碁也

論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 史記曰宋濬公與南宮長萬博爭公怒辱之曰吾始苟若

有之為其二乘也公曰有二乘何為不博孔子曰為其兼

行惡道也 若今子魯虜也長萬病此言遂以局殺濬公

又曰魏王與信陵君博北境舉烽火言趙寇入界信陵君曰臣有客能知趙王陰事言趙王獵非寇也

又曰劇孟好博多少年之戲

又曰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出分功班固奕指曰博懸於投不此皆君之所明知也

漢書曰孝文帝時吳太子侍博爭道不恭皇太子以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或云提音抵抵難也

又曰吾丘壽王字子贛少年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曰博康日格者行伍相周故已言各或日塞法至五各不得故云格五也

又曰陳遵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遂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債及宣帝即位遂稍遷至太守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債矣

范曄後漢書曰耿恭為戊己校尉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

威德昆弥以下皆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所賜公法博具願遣子入侍

又曰客星經帝座或問表延延因上封事曰河南尹鄧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重公卿惠豐宗室加禮引見與

之對博上下深音黷有虧尊嚴

魏略曰孔桂性便妍曉博奕太祖愛之每在左右又曰杜畿與衛固少相狎每共博爭道畿曰我今作河東

也固發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功曹

晉中興書曰桓玄強與人博奕取其田宅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入邠邠音邠與井公博三日而決井公賢人而隱者故曰就戲

梁冀別傳曰冀好格五其博勢與武主有山東父出神仙傳曰中山術叔卿服雲母得仙漢武使其子度世往

華山求之度世望見父上有紫雲白玉為床與數人博戲度世問父所與博者是誰曰洪崖先生許由巢父也

秦記曰呂光破龜茲始獲鳩摩羅什光死子續立戲弄羅什或其碁博及殺子云斫胡奴頭什曰不斫胡奴頭其胡

奴斫人頭後續弟越字胡奴果斬續頭涼州記曰呂光太安二年龜茲國使至獻寶貨奇珍汗血

馬光臨正殿設會文武博戲大朝年並龜茲口非今計西東西域傳曰諸博戲取人牛馬財物者胡俗皆陪償

述征記曰極西南端門外有石石色青而細修之作博碁以遺江東甚可珍玩

西京雜記曰許博昌安陵人也善六博賣嬰好之常與居處其術曰方畔揭道張玄究屈高高玄究屈張又曰張道

揭畔方方畔揭道張究屈玄高高屈究張居三輔兒誦之

法用六箸或謂之究以竹為之長六分或用二箸博昌又作六博經一篇今世傳之

莊子曰臧與穀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事業不同其亡羊均也

列子曰虞氏者梁之富人也登高樓大路設樂飲酒擊博樓上

抱朴子曰南陽文氏求食入山見高岩上有數人對博淮南子曰善博者不欲牟博以不傷為牟牟大也進也不恐不勝平心

定意投得其齊齊得其適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韓子曰薛公之相魏昭侯也有陽胡蕃者於王甚重而不

為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與之博與之百金令與昆弟博戲俄又益之二百金

又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對曰博也者貴臬勝者

必殺梟是殺其所貴也儒者以為害義故不博

尹文子曰博者盡開塞之宜得用通之路揚子法言曰或問侍君子博乎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

說苑曰秦始皇時嫪毐驕奢後與帝左右博爭行乃瞋目大呼

又曰晉靈公驕奢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曰敢諫者斬孫息

孫息即荀息也聞之求見公曰子何能孫息曰臣能累十一博碁加九鷄子於其上公曰吾少學未嘗見也子為寡人為之

孫息即正顏色定志氣以碁子置於下而加九鷄子於其上左右懼息靈公俯伏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孫息曰公為九層之臺三年不成危甚於此

風俗通曰漢武帝與仙人共博其投石中馬蹄處于今尚

在

典略曰荆軻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軻去而逃

春秋舊事曰倪寬為漢司農卿與太子博爭局犯罪而還遁甲經曰天一亭遊六行亭亭天一之貴神也戰鬪博戲

漁獵但可背不可向也薛孝通譜曰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之

照臨十二碁以象十二辰之躔次則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幾微履謙謝則知沖謝

以致福觀殺罰則知當路而速禍行其道則倚鹿有歸保其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用莫不合道龍潛鵲起率皆趣

良足以諧暢至娛始協妙賞者也魏曹植治子等讚曰齊疆接子勇節徇虎門之博忽晏置



豐矜而自伐輕死重分  
魏王粲彈碁賦序曰因行騁志通權達理六博是也  
晉李尤博銘曰夫無用心博奕稱賢方平處下有不邪偏

晉書曰栢玄見人有好園宅悉欲取之勒以樗博而賭之  
玄微聞義軍起憂懼弗能寢食或曰劉裕等狂惑事必無  
成玄曰裕足爲一世之雄加以果於用兵劉毅家無擔石  
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生酷似其舅共舉  
大事往無不成  
又曰葛洪字雉川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碁局幾道樗蒲  
齒名

又曰王獻之年數歲嘗觀門生樗蒲曰南風不競門生曰  
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又曰武帝胡貴嬪帝嘗與之樗蒲爭道遂傷上指帝怒曰  
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拒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  
有慙色

又曰謝鯤婿殷好樗蒲奪其妹裝物以還戲債劉湛謂  
謝弘微曰謝氏累代財產充殷君一朝戲債卿視而不言  
譬弃物江海以爲廉耳

又曰陶侃字士衡見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乃取其樗蒲  
博具悉以投于江乃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

又曰劉毅於東府聚樗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  
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褰衣繞床  
叫謂同座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接五木久之  
曰老兄試爲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  
聲喝之卽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然素黑其面如鐵色焉既

而乃和言曰亦知公不能以此見借  
又曰周顛之死也王敦坐有一參軍  
因謂敦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  
公及伯仁將登而墜有似卜官此馬  
伯仁顛之字也  
又曰慕容寶初在長安與韓黃李根  
等因譙樛蒲寶危坐整容誓之曰世  
云樛蒲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  
頻得三廬於是三擲三廬  
宋書曰何尚之時頗輕薄少好樛蒲  
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  
謝琨所知與之遊戲齊書曰李安民  
擊鵲尾江城有功明帝大會新亭樓  
勞諸軍令樛蒲共贈安民五擲皆廬  
帝大驚曰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  
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  
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  
共戲至是果驗

後周書曰王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  
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太祖曾在同州  
與羣公宴集山錦蜀及雜綾綉數段  
命諸將樛蒲取之物既盡太祖又解  
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廬者  
卽與之羣公將遍莫有得者次至思  
政乃斂容跪坐而自誓曰王思政羈  
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  
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  
賜知者願擲卽爲廬若內懷不盡神  
靈亦當明之使使不作也使當殺身  
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坐盡驚卽拔  
所佩刀橫於膝上覽樛蒲拊髀擲之  
比太祖止之已擲爲廬矣徐乃拜而  
受之江表別傳曰蕤年十一始學樛  
蒲祖母爲說往事有以博奕破業廢  
身者於是卽弃五木終身不爲戲  
抱朴子曰林廬山中有一亭其中有  
鬼每有宿者常有十許人衣袍或白  
或黑或男或女有王伯夷過宿而坐  
誦經

夜有十餘人與伯夷對坐自持樛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  
羣犬也山林獵山也宣武年少至貧嘗樛蒲失數百斛米齒既惡  
郭子曰恒公也宣武年少至貧嘗樛蒲失數百斛米齒既惡  
意亦沮有審才復振乃請救於袁彥道恒具以情告袁欣  
然無忤便即俱去出門云我不但拔卿要為卿破之我必  
作快齒卿但快喚既戲表形勢呼阻音阻阻音阻慨牡擲必盧  
雉三人齊呼敵家震懼喪氣俄頃獲數百萬出當  
博物志曰老子入胡日作樛蒲焉今  
俗說曰殷伯弟為何無忌參軍在潯陽與何共樛蒲得何  
百萬便往何大怒罵殷何  
世說曰温嶠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賈客樛蒲每輒不  
競嘗一過大輪物盡戲屈無因得反與太尉庾亮友善嶠  
於舫中大喚庾亮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

異苑曰潁川陳寂元嘉中晝忽有一足鬼長三尺許為寂  
驅使欲與鄰人樛蒲而無五木鬼乃取刀斫庭中楊枝於  
戶間作之即燒灼黑白雖分明但朴爾

又曰昔有人乘馬出行於岫裏見二老公相對樛蒲遂下  
馬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望視其馬鞭漼然已爛顧  
瞻其馬鞍亦枯朽既還無復親識一慟而絕  
庾翼集曰頃聞諸君有樛蒲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閑暇以  
娛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  
憮然

繁欽威儀箴曰其有退朝偃息閑居操櫬瞿管切弄碁文  
肩樛蒲言不及義勝負是圖

蘇則天蘇則天樛蒲樛蒲  
說文曰塞行碁相塞謂之塞

齊書曰沉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也尤善塞用五子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入邠音與與井公塞

魏王朗塞勢曰余所與遊處唯東萊徐先生素習九章能  
爲計數問可以代博奕者乎曰塞其次也乃試習其術以  
驚睡焉

邊韶塞賦序曰余離羣索居無講誦之事欲學無友欲農  
無耒欲奕無局欲博無楮問可以代博奕者乎曰塞其次  
也書曰始作塞者其明哲乎故其用物也約其爲樂也大

藏鈎古作

辛氏三秦記曰昭帝母鈎弋夫人手拳而有國色先帝寵  
之世人藏鈎法此也法其拳手

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以百鍊金爲彊環照見指骨上惡之  
以賜侍兒

荆楚歲時記曰爲藏彊之戲辛氏以爲鈎弋夫人所起周  
颺成公綏並作彊字藝經庾闡則作鈎字其事同也俗云  
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

風土記曰義陽膺日飲祭之後嫂姬兒童爲藏彊之戲分  
二曹以效勝負若人偶卽敵對人奇居宜切卽使奇人爲

遊附或屬上曹或屬下曹名爲飛鳥以齊二曹人數一彊  
藏數十手中曹人當射常益切知所在一藏彊爲一籌五

籌爲一賭

異苑曰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彊歛有一手閒在衆  
臂之中脩骨巨指毛色麤黑舉坐咸驚尋爲相大司馬所  
誅舊傳藏彊令人離斯驗深矣

晉庾闡藏彊賦曰歎延夜之藏彊賞一時之戲望以道生  
爲元帥以子仁爲佐相

盛翁子藏疆賦序曰余以臘後要命中外以行鈞爲戲心  
悅其事故賦之云賦成之賦賞一也望以並也  
風俗通曰九毛謂之鞠鞠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踢戲  
史記蘇秦傳曰臨淄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鬪鷄走狗六  
博蹴鞠漢書曰東方朔云董君董偃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走馬  
蹴鞠客輻湊於董氏焉魏略曰孔桂字叔林性便妍好蹴鞠故太祖愛之每在左  
右唐書曰姜皎玄宗卽位召拜殿中少監數召入卧內待宴  
私以后妃連榻間以擊毬常呼之爲姜七夫人

梁冀別傳曰冀好蹴鞠

西京雜記曰成帝好蹴鞠羣臣以蹴鞠勞體非至尊所宜  
帝曰朕好之可擇似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大  
悅賜青羔裘紫絲履以服朝觀焉

又曰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悵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  
正以生平所好皆屠販少年鬪鷄蹴鞠以爲忻今皆無此  
故不樂也

劉向別錄曰蹴鞠者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時記黃  
帝蹴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方也今軍事無事得使  
蹴鞠有書二十五篇

詹詹典錄曰唐庠字漢序三國鼎峙平興金革士以弓馬  
爲務家以蹴鞠爲學於是名儒洪筆絕而不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五十四



